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回 王雲生安排紮火圍 章秋谷踏破仙人跳

且說當夜席散之後，客人謝過主人，一齊散去。秋谷略坐一會，又慰藉了陳文仙幾句，便立起身來，也想回棧。文仙牽住秋谷的衣裳，不肯放他回去。秋谷因惦记雙林約他晚間過去，一定不肯住在院中。文仙見留他不住，生起氣來，放了手回身坐在牀前，翠黛低顰，一言不發。秋谷回過身來，見文仙淚搵秋波，紅生寶靨，那一付西子捧心的態度直令人動魄銷魂，不覺憐惜起來，心上不知怎樣的好，連忙笑道：「你不要我回去，我就不去，只望你不要生氣，無論什麼說話總可商量。」文仙見秋谷應了不去，方才抬起頭來，拭淚應道：「耐要去末只管去末哉，倪是勿好拉住仔耐格晚。倪就是千日勿好末，也有一日格好處，耐倒直頭好意思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不要說了，總是我的不是。」說著就走過去，與文仙並肩坐下。文仙一手推開秋谷，道：「勿要像熬有介事。倪間搭是小地方，勿要委屈仔耐。耐豪燥點到別人家去，勿要倪末拉住仔耐格章二少，叫別人家勒浪瞎等一泡，阿要罪過？」

秋谷對著寶珠姐等把舌頭一伸，道：「阿唷！唔篤格先生凶得來，拿倪橫伊勿好豎伊勿好，倒直頭利害喲。舍勒剛剛金家裡勒浪格辰光，勿拿點本事出來介。」幾句話，說得寶珠姐同文仙都笑起來。文仙道：「倪是從來勿曉得凶別人格，耐自家勿好晚。」秋谷也一笑而罷。

坐談一刻，相幫已開了稀飯上來，秋谷吃了半碗，文仙也略略點饑，相攜就寢。但見：

羅帳四垂，華燈背影。錦幃不捲，珍簾新鋪。寶靨霞，纖腰抱月。半含雀舌，春融檀口之酥；低照雲鬟，暗度麝蘭之氣。臥後之清宵細細，鳳女顛狂；枕邊之私語輕輕，檀奴珍重。歡能解事，旖旎如雲；儂本多情，溫柔似水。正是：古果然知己心無那，博得蛾眉死也甘。

且說秋谷初六一早醒來，聽得自鳴鐘「當當」的響了六下，那時五月天氣不比冬間，天已大亮。秋谷惦记雙林昨夜在棧內空等了一夜，想要回去看他，便坐起身來。回頭再看陳文仙時，只見他杏眼朦朧，櫻唇半綻，一縷漆黑的頭髮拖在枕邊，膏沐之香中人肺腑，一隻雪白的手腕擱在枕上，帶著一付金鐲，一付翡翠鐲頭，正在好睡，呼吸之間微微透出荳蔻香味，秋谷悄悄坐起，竟自不知。秋谷見了他這一付可愛的神情，不忍叫喚，恐怕驚醒了他，輕輕的跨下牀去，穿好衣服。見寶珠姐睡在榻上，兀自呼聲大作，秋谷覺得好笑，不去驚動他們，慢慢的開了房門，走出院中，竟自回棧。

棧內靜悄悄的，一個也沒有起來。秋谷一直走到自己房間門首，且不開門，先向隔壁一看，只見房門虛掩，露出一條微微的縫兒。秋谷暗想：他果然等了一夜，背地裡不知要怎生埋怨呢！便輕輕的推開了半扇門，沒有一毫聲息，挨身進去。見雙林尚還未睡，卻坐在牀邊，開了箱子像似要尋什麼衣裳，忽聽得腳步之聲，急回頭見秋谷悄然走進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惟恐秋谷走到牀橫，看見箱子裡的物件，連忙「碰」的一聲，把箱蓋蓋上，那光景就像箱子裡頭有什麼寶貝一般。隨手搶過一把洋鎖來，「咯噠」的把箱子鎖好，方才回過身來。

秋谷看雙林如此張致，覺得有些疑惑起來，便低低問道：「你箱子裡是什麼東西，如此貴重？我又不是強盜，難道會搶了你的麼？」一句話問得雙林張口結舌，一時回答不出，面上竟紅起來；定了一定，方才勉強遮飾道：「你不要瞎起疑心，我箱子裡頭並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，就有什麼罕物，給你看看也是不妨。我因等你一夜不來，心上好生懊惱，打算你是不來的了。剛才忽然見你走了進來，恐怕天色已明，有人看見不是玩的，所以我不覺害怕起來。你為什麼昨夜不來？累得我吊膽提心，坐守了一夜。你自己想想，戀了別處的相好，哄騙別人，還要來瞎起疑心，你可過意得去麼？」好個李雙林，這一席說話得來宛轉圓融，有情有理，竟被他遮掩過了。一面斜視秋谷，含笑微梁，欲言不語。

章秋谷聽了雙林這一番言語，雖然不去駁他，卻覺得有些詫異，未免還有脫校失節的地方。心上雖如此想，面上卻一絲不露，仍舊滿面笑容的敷衍著他，又低低的告訴他昨夜不得回來的原故。雙林未免還要撒嬌撒癡，埋怨幾句。秋谷竭意溫存。

自此，章秋谷與李雙林竟成眷屬。窺中堂之韓令，賈午留香；感漢浦之鄭郎，洛妃解珮。早不覺一連又是幾天，秋谷同雙林早把那娘姨買通一路，朝歡暮樂，夜去明來。

有一天，秋谷尚未起身，茶房已經起來掃地。雙林著急叫醒秋谷，叫他速速回到自己房間，免得茶房知覺。秋谷被雙林喚醒，冒冒失失的起來一看，房門外已經有人行動，出去不得，只好關著房門，乘空再行出去。秋谷見雙林起來梳洗，枕旁遺下一串鑰匙，秋谷隨手取來看時，見那鑰匙的形式□分古怪，秋谷便拿著鑰匙，走到箱子旁邊去配那鎖門當作消遣。雙林正在梳頭，聽見鑰匙聲響，急回頭看時，見秋谷已將一把洋鎖開在旁邊，正要去揭開箱蓋。雙林大驚失色，三腳兩步的急急跑來，將秋谷手中鑰匙一把奪去，捺住箱蓋仍舊鎖上，方埋怨秋谷道：「外面有人行動，你還要翻箱倒籠的吵鬧，不肯悄悄的安坐一回，萬一被人看見，將來我家老爺曉得風聲，追究起來如何了得？我勸你悄沒聲兒的守過一刻罷。」

秋谷見雙林這樣驚慌，搶去鑰匙，鎖好箱子，把前日的疑惑兜的又提上心來。

心中想道：「現在茶房等雖已起來，卻是關著房門，那裡一時就會被他們看見？就是怕我開箱吵鬧，也用不著這等驚慌。明明是這箱子裡頭一定有什麼秘密事務，所以一連兩次都是如此張皇，這是不問可知的了。但是我與他既然有了交情，何必還要這般遮掩？真是詫異的事情。」心中盤算，外面假作不知，反笑向雙林低低說道：「我們關著房門，料想斷斷無人闖進，你何必這樣膽小？」雙林道：「你說得好太平活兒！事情鬧了出來，你是不怕，我還有性命麼？」秋谷一笑不語。等了一刻，趁著房外無人，一溜煙溜回房去。心中疑慮思索，卻想不出他到底是什麼原故來，便想要設個調虎離山之計，把他調出棧外，要看看他的行李究竟是等何等珍貴的東西。

前兩日，秋谷請過雙林逛了兩次張園，秋谷也和他同去，卻是兩部馬車，雙林登車先走，秋谷少停一刻，然後登車。到了張園，兩張桌子泡茶，所以去過兩回，沒有露出一毫形跡。隔了一日，秋谷便哄著雙林道：「我前日在張園看見一個信人，名叫洪菊香，那身材相貌竟和你生得一般無二，只有口音不同。若是你們二人站在一處，不要開口，竟是分辨不出的。你可要去看麼？」那李雙林以前兩次開箱，見秋谷毫不在意，面上更沒有露出一點疑惑的情形，那裡想得到秋谷是哄他的說話？

聽見有個信人的相貌與他長得一模一樣，自然要去認認他究竟相貌如何，況又是秋谷一同前去，更覺放心，便歡歡喜喜的答應了。秋谷便立刻叫了兩部馬車來。秋谷向雙林道：「我要先到北貴里去一趟，看那洪菊香可曾前去。他是照例天天要到一趟張園的。你隨後就來，不要耽擱。」說罷，便已登車先走。雙林見秋谷先走，更自坦然無忌，隨後上了馬車，帶著娘姨向張園去了。

不防秋谷關照馬夫，止把馬車放到麥家園，略停一會，仍舊回到吉升棧來。見雙林已經去了，心中大喜，便走到帳房，要了雙林的房門鑰匙，一直進去開了房門。

茶房雖然看見，因秋谷與雲生往來甚密，雲生走後又把姨太太托他招呼，那裡有什麼疑忌？任他開進房門。秋谷在自己身旁取出一把鑰匙……原來秋谷兩天之內，早暗暗畫了鎖門，將鑰匙配好，就隨帶在身。在秋谷想起來，不過少年好事，喜歡鬧玩意兒，要看看他箱內倒底裝的什麼，要這樣的避人眼目，原不是什麼歹心。當下開了鎖，揭開箱蓋看時，只見箱子裡頭不過幾件半舊的平常衣服。翻開衣服，箱底並沒有什麼東西，只有被單裹著幾大包挺硬的東西重得鎮手。暗想：「這般呆氣，帶著現銀子出來，所以怕人看見。」便提出一包打開再看時，那知不看猶可，這一看，把個章秋谷看得目瞪口呆。

看官，你道是什麼東西這般鄭重？哈哈，原來不是別的，是一包的磚頭石塊，大的小的，整的碎的，假充銀子放在箱中。秋谷呆了一會，還疑惑他是防備盜賊的意思，替他原封不動的放好，索性再打開底下的箱子看個明白，五隻箱子多是一般裝著碎磚亂石，上面鋪著幾件衣裳，開到著底兩隻時，連一件衣服也沒有了，一箱都是碎石，塞著許多敗絮破棉。

秋谷到了此際方才恍然大悟，信王雲生也不是什麼浙江候補的官員，這李雙林也不是什麼蕪湖戲館的妓女，多是王雲生的瞞天大謊，掉著那天字第一號的槍花，真個是仙人跳的都頭，紮火圍的光棍。他見秋谷性情豪爽，用度奢華，故意陪著本錢，有心結識。王雲生卻假做了一封電報，立時立刻要回到安徽，把雙林留在棧中托他照應，卻叫雙林暗地把秋谷勾搭上手。到得秋谷上鉤之後，隔了□天半月，王雲生與雙林暗中約定，驀然闖了回來，將男女二人雙雙捉住。假意擺著架子，說著大話，哄嚇別人要殺要打，再不就要送官。他們拿定章秋谷是場面中人，最怕的是出乖露醜，那時要求他息事，不要送官，怕不三千二千銀子雙手高高的捧出來，孝敬了他，還要叫你寫張伏辯。到了這個時光，就是明曉得他是個仙人跳的流氓，中了他的詭計，也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，說不出一個「不」字。你道利害不利害？憑你章秋谷這樣一個聰明人物，平時何等精明，若不是為了兩次開箱，生出一番疑忌，也幾乎著了他的道兒，險不被他敲了一下大大的竹槓。

當下秋谷暗恨王雲生、李雙林做得好事，竟頑起仙人跳的勾當來。又想到：「我現在既然識破，隨處可以留心，面上只當不知，暗中仍舊與他來往，試試他怎樣的一個開場。就是被他們當場拿住，難道我章秋谷就怕這一班光棍麼？」主意打定，便把箱子一隻只通通裝好，照著原排的部位，一毫不錯。又把房門鎖好，便跳上馬車，叫馬夫加緊一鞭，星飛電掣的趕到張園。正是：主大海鯨鯢，不上金鉤之餌；摩天鸞鶴，難驚高鳥之弓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